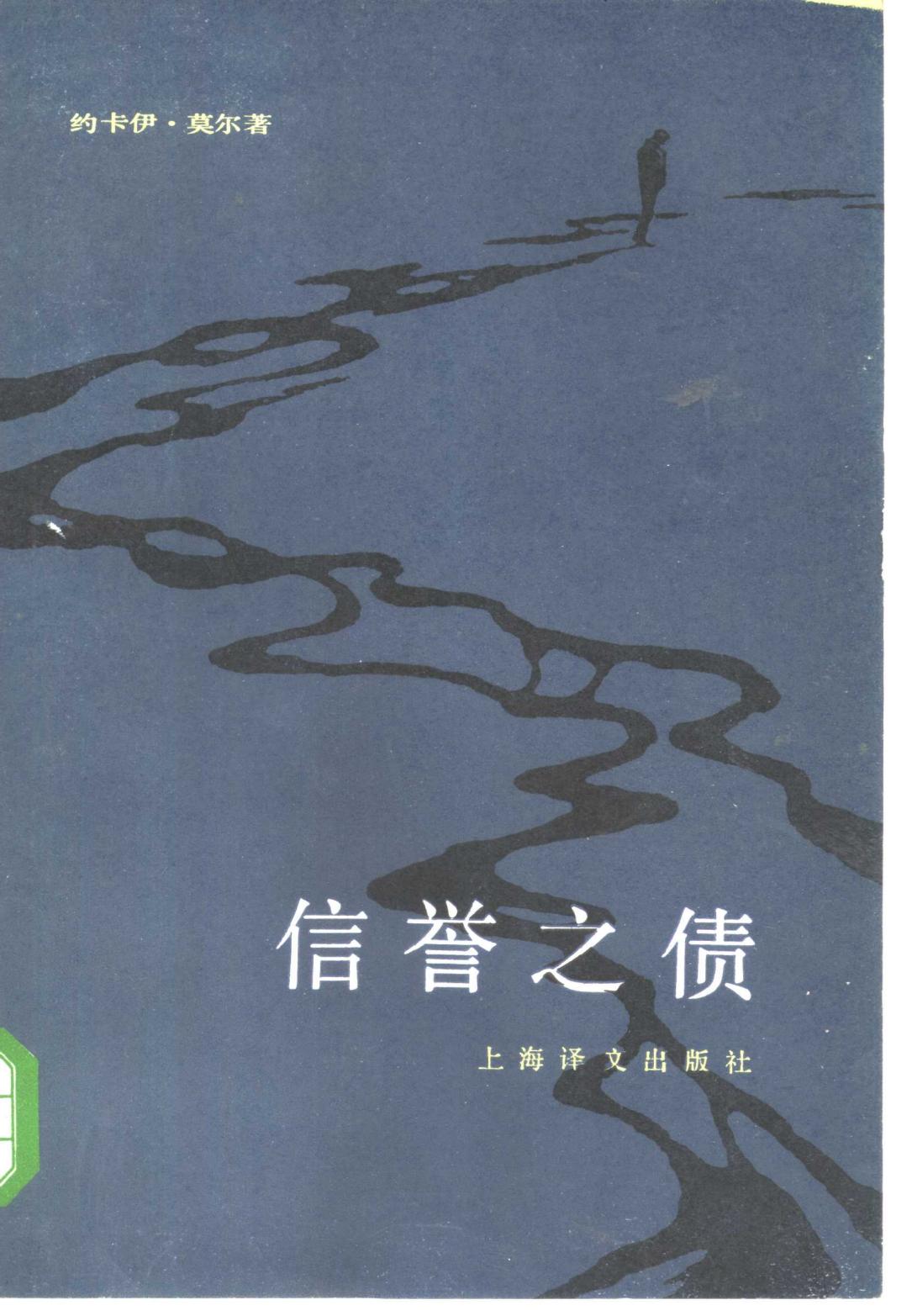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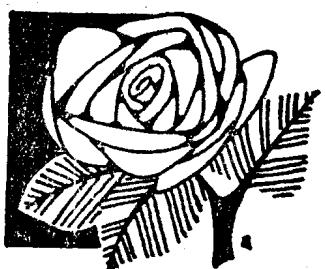
约卡伊·莫尔著



# 信誉之债

上海译文出版社





---

# 信誉之债

〔匈〕约卡伊·莫尔著

汤真定九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JÓKAI MÓR  
DEBTS OF HONOR

本书根据 Arthur B. Yolland 的英译本  
(New York Doubleday, Page & Company版)转译

信誉之债

〔匈〕约卡伊·莫尔著

汤真定九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邮局代售 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56 1/32 印张 14.25 捆页 2 字数 316,000

1985年10月第1版 1985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24,000册

书号：10188·571 定价：2.35 元

## 目 次

译者前言 .....	1
第一章 德西迪里厄斯的日记 .....	9
第二章 交换的姑娘 .....	38
第三章 尊贵的表叔 .....	68
第四章 无神论者和伪君子 .....	80
第五章 兽窟 .....	114
第六章 早熟的果子 .....	124
第七章 秘密文件 .....	132
第八章 开端的结尾 .....	141
第九章 十七岁 .....	154
第十章 我和魔鬼 .....	160
第十一章 “誓言” .....	186
第十二章 面对枪口 .....	200
第十三章 谁能使对方转变 .....	215
第十四章 两个姑娘 .....	242
第十五章 他要爱就让他爱吧！ .....	258
第十六章 戒指 .....	267
第十七章 纸牌上穿黄袍的女人 .....	276

第十八章	死亡指路牌	285
第十九章	范妮	302
第二十章	决定命运的日子	307
第二十一章	信	321
第二十二章	不知情的幽灵	329
第二十三章	欢乐的日子	346
第二十四章	疯狂的玩笑	355
第二十五章	奏起乐曲的时候	367
第二十六章	爱情的法术	378
第二十七章	夜莺歌唱的时候	388
第二十八章	夜间搏斗	399
第二十九章	角落里的蜘蛛	413
第三十章	我相信……！	427
第三十一章	婚宴	439
第三十二章	当我们老了的时候	446

致

序

前言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八章

第二十九章

第三十章

第三十一章

第三十二章

第三十三章

第三十四章

第三十五章

第三十六章

第三十七章

第三十八章

第三十九章

第四十章

第四十一章

第四十二章

第四十三章

第四十四章

第四十五章

第四十六章

第四十七章

第四十八章

第四十九章

第五十章

第五十一章

第五十二章

第五十三章

第五十四章

第五十五章

第五十六章

第五十七章

第五十八章

第五十九章

第六十章

第六十一章

第六十二章

第六十三章

第六十四章

第六十五章

第六十六章

第六十七章

第六十八章

第六十九章

第七十章

第七十一章

第七十二章

第七十三章

第七十四章

第七十五章

第七十六章

第七十七章

第七十八章

第七十九章

第八十章

第八十一章

第八十二章

第八十三章

第八十四章

第八十五章

第八十六章

第八十七章

第八十八章

第八十九章

第九十章

第九十一章

第九十二章

第九十三章

第九十四章

第九十五章

第九十六章

第九十七章

第九十八章

第九十九章

第一百章

第一百零一章

第一百零二章

第一百零三章

第一百零四章

第一百零五章

第一百零六章

第一百零七章

第一百零八章

第一百零九章

第一百一十章

第一百一十一章

第一百一十二章

第一百一十三章

第一百一十四章

第一百一十五章

第一百一十六章

第一百一十七章

第一百一十八章

第一百一十九章

第一百二十章

第一百二十一章

第一百二十二章

第一百二十三章

第一百二十四章

第一百二十五章

第一百二十六章

第一百二十七章

第一百二十八章

第一百二十九章

第一百三十章

第一百三十一章

第一百三十二章

第一百三十三章

第一百三十四章

第一百三十五章

第一百三十六章

第一百三十七章

第一百三十八章

第一百三十九章

第一百四十章

第一百四十一章

第一百四十二章

第一百四十三章

第一百四十四章

第一百四十五章

第一百四十六章

第一百四十七章

第一百四十八章

第一百四十九章

第一百五十章

第一百五十一章

第一百五十二章

第一百五十三章

第一百五十四章

第一百五十五章

第一百五十六章

第一百五十七章

第一百五十八章

第一百五十九章

第一百六十章

第一百六十一章

第一百六十二章

第一百六十三章

第一百六十四章

第一百六十五章

第一百六十六章

第一百六十七章

第一百六十八章

第一百六十九章

第一百七十章

第一百七十一章

第一百七十二章

第一百七十三章

第一百七十四章

第一百七十五章

第一百七十六章

第一百七十七章

第一百七十八章

第一百七十九章

第一百八十章

第一百八十一章

第一百八十二章

第一百八十三章

第一百八十四章

第一百八十五章

第一百八十六章

第一百八十七章

第一百八十八章

第一百八十九章

第一百九十章

第一百九十一章

第一百九十二章

第一百九十三章

第一百九十四章

第一百九十五章

第一百九十六章

第一百九十七章

第一百九十八章

第一百九十九章

第二百章

第二百零一章

第二百零二章

第二百零三章

第二百零四章

第二百零五章

第二百零六章

第二百零七章

第二百零八章

第二百零九章

第二百一十章

第二百一十一章

第二百一十二章

第二百一十三章

第二百一十四章

第二百一十五章

第二百一十六章

第二百一十七章

第二百一十八章

第二百一十九章

第二百二十章

第二百二十一章

第二百二十二章

第二百二十三章

第二百二十四章

第二百二十五章

第二百二十六章

第二百二十七章

第二百二十八章

第二百二十九章

第二百三十章

第二百三十一章

第二百三十二章

第二百三十三章

第二百三十四章

第二百三十五章

第二百三十六章

第二百三十七章

第二百三十八章

第二百三十九章

第二百四十章

第二百四十一章

第二百四十二章

第二百四十三章

第二百四十四章

第二百四十五章

第二百四十六章

第二百四十七章

第二百四十八章

第二百四十九章

第二百五十章

第二百五十一章

第二百五十二章

第二百五十三章

第二百五十四章

第二百五十五章

第二百五十六章

第二百五十七章

第二百五十八章

第二百五十九章

第二百六十章

第二百六十一章

第二百六十二章

第二百六十三章

第二百六十四章

第二百六十五章

第二百六十六章

第二百六十七章

第二百六十八章

第二百六十九章

第二百七十章

第二百七十一章

第二百七十二章

第二百七十三章

第二百七十四章

第二百七十五章

第二百七十六章

第二百七十七章

第二百七十八章

第二百七十九章

第二百八十章

第二百八十一章

第二百八十二章

第二百八十三章

第二百八十四章

第二百八十五章

第二百八十六章

第二百八十七章

第二百八十八章

第二百八十九章

第二百九十章

第二百九十一章

第二百九十二章

第二百九十三章

第二百九十四章

第二百九十五章

第二百九十六章

第二百九十七章

第二百九十八章

第二百九十九章

第二百三十章

第二百三十一章

第二百三十二章

第二百三十三章

第二百三十四章

## 译 者 前 言

约卡伊·莫尔(1825—1904)被称为“匈牙利的雨果”，是匈牙利杰出的浪漫主义小说家。他从事创作六十年，写的作品共有一百十一卷之多。有人说：“他笔下的人物如果复活的话，在大街上可以足足排成一个一英里多长的队列。”他写的长篇小说就有二十三种，其中《金人》、《黑钻石》、《一个匈牙利富豪》以及《铁石心肠人的儿女》等，既塑造了各个阶层的一系列生动的人物，又广泛而深刻地展现了十九世纪匈牙利人民经历的改革时期、自由革命斗争时期和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的社会画面，使他不但在匈牙利成为家喻户晓的作家，而且确立了他在世界文学中的崇高地位。

约卡伊生于匈牙利北部科马罗姆镇一个地位较低的贵族知识分子家庭。当时匈牙利隶属奥地利帝国，外受民族压迫，内受封建奴役；而在西欧各国，资本主义已逐渐发展，其影响所及，使匈牙利在二十年代也掀起了一个遍及于文化、政治、经济各方面的资产阶级革新运动。约卡伊生活在这种反殖民主义、反封建主义的环境中，加上比较开明的父亲的影响，从小就吸取了自由思想和民主精神。一八四一和一八四二年，他在外多瑙河区著名的巴巴学院学习，结识了革命诗人裴多菲，他们亲密的同学

之谊，对他之后投身革命斗争和选择写作道路都起了决定性的影响。他在一八四六年，二十二岁时，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工作日》；一八四七年，就在一家很有影响的、传播资产阶级先进思想的文学杂志《生活写实》担任主编。

一八四八年一月在意大利、二月在巴黎、三月在维也纳，先后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错的匈牙利，三月十五日早晨，佩斯一群热情的青年，在裴多菲、沃什瓦里和约卡伊这几位为革命开辟道路的青年作家的率领下，从比尔瓦克咖啡馆出发，开始游行示威。接着，在春雨滂沱的博物馆广场上，裴多菲向聚集的约一万名群众朗诵了热情洋溢的诗作《民族之歌》，约卡伊宣读了他们事先拟好的《十二条纲领》，充分表达了匈牙利人民的感情和对奴役匈牙利的奥地利君主国提出的要求，迫使总督立即命令军队放下了武器，并撤销书报检查，释放了政治犯等等。不久，反革命势力开始反攻。在之后历时达一年半之久的资产阶级革命和反奥地利侵略者的战争中，约卡伊常常担负一些重要的任务，并且撰写了不少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政论文章。

革命和独立战争失败后，约卡伊被奥地利法庭列入死刑黑名单，他不得不逃到东北部的毕克山区，度过军事恐怖统治的血腥时日。后来，由于他的妻子、著名女演员拉波尔法维及友人的多方奔走，他才弄到通行证，化名回到佩斯，开始用假名在刊物上陆续发表回忆解放战争的光辉斗争的短篇小说和《一个隐匿者的日记》等冒险故事，以抗议反革命实行的迫害成千上万爱国志士的恐怖政策。一八五二年，约卡伊获得维也纳当局赦免，但这时，奥地利专制统治加强了报刊检查，直接反映一八四八——一八四九年的自由斗争的作品已无发表之可能。全国浸沉在普

遍的悲观气氛中。约卡伊为了鼓舞人心，只好借古讽今，用曲折、隐喻的方式，写了许多讲述古代匈牙利民族反抗奴役的英雄业绩、描叙十九世纪前匈牙利民族如何摆脱封建枷锁的故事：《特兰西瓦尼亚的黄金时代》、《匈牙利境内的土耳其世界》、《傀儡兵的末日》、《旧日的州官》和《恶恶的家庭》等等。他所讲的故事本身往往是悲惨的，但他的叙述能使读者微笑，最后能使人从消沉中振作起来。

五十年代中期，匈牙利的政治形势开始稍有缓和。奥地利帝国的傀儡巴哈政权在残酷地杀害和驱除匈牙利爱国志士之后，在同奥地利“自愿联盟”的幌子下，采取了团结各种力量的方针，对国内的占领制度作了某些放宽；在这种情况下，约卡伊也一度上了当，产生了采用和平办法也可取得“自由”的幻觉，他在作品中，一再号召各阶级团结起来为全民族的利益而奋斗。一八六一年，他当选为国会议员，观点上开始接近政府。他的长篇小说《新地主》鼓吹匈牙利准备同殖民者奥地利结成联盟，竟然描写一个在一八四八年镇压匈牙利革命的奥地利将军，在数年之后变成了爱国者的代言人，完全歪曲了匈牙利社会的真实面貌。

这种观点上的前后矛盾，反映了约卡伊在一个政治剧烈变化的环境中的认识模糊和立场动摇。但是，作为一个参加过同哈布斯堡王朝进行革命斗争的人，他不可能长期坚持这种背离真正的人民利益的错误观点。到一八六七年，哈布斯堡帝国改组为二元制的奥匈帝国——帝国在内政上由共拥一君的奥地利和匈牙利两个各自独立的立宪制国家组成——匈牙利迅速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约卡伊又作为“独立党”的代表参加国会，因为主张匈牙利工业和财政独立、限制天主教对文化政策的

影响等等，在国内又一度成为最受拥护的政论家之一。那时，谈论一八四八年的革命不象以前那样危险了，约卡伊认为使人们记住这场光荣的斗争和光荣的失败是他首要的责任。他一再使人人们回忆他的不朽的战友、自由的歌手和革命的先烈裴多菲。这样，在这之后的七八年间，他在创作上也进入了最成功的全盛时期。他在一八六八年发表的长篇小说《恋爱狂》又揭穿了奥地利殖民者的政策，暴露了匈牙利贵族伪自由派的背叛行为。之后，接连发表了一些描写匈牙利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革新运动、一八四八——一八四九年民族解放斗争和宣扬资本主义乌托邦的优秀小说《铁石心肠人的儿女》、《黑钻石》、《地球还在转动》、《金人》、《下一世纪的故事》和《信誉之债》等。

从八十年代开始，约卡伊不大在政治生活中露面，而把相当多的时间用于旅游和自然科学的研究，而且之后的文学活动，在思想上和艺术上也出现了某些颓废现象。也许只有在长篇小说《囚徒拉伯拉比》里，他才重温了青年时代与裴多菲交往的那一段岁月；他的最后一部作品《黄蔷薇》则不愧为一部浪漫主义的中篇杰作。

约卡伊的《信誉之债》不是他的代表作，但这部长篇小说以杰出的写作技巧，描写了一个情节离奇、曲折引人的故事，从侧面反映了匈牙利的社会矛盾、历史进程和人民的思想情绪，使它近一百年来，在匈牙利国内外始终成为一本广泛传阅的作品。

小说的故事背景开展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也就是匈牙利的改革时期和一八四八——一八四九年资产阶级革命和自由斗争的酝酿时期。当时，匈牙利国会内正开始出现了两党的轮廓，一面是宫廷党，即由主教、州督、大贵族家族组成的执政党，在上议院占绝对多数；另一面是，由五十二个州每州各派两人参加的

下议院的代表，他们由于要求社会改革，主张农奴永世赎身、农奴解放和“与奥地利解除婚姻”等问题上立场大致相同，而开始形成反对党。其中，还有随同各州代表到国会来进行法学实习和取得政治上的经验的约一千五百个大学毕业的青年法学家，即所谓国会青年派，他们也是国会中人数最多、政治上最激进的派别，经常从议会旁听席上向进步的代表热烈欢呼，呵斥执政党代表。后来成为一八四八——一八四九年革命领袖人物的科苏特·拉约什，当时就是由曾普伦州来到国会的一个默默无闻的年轻律师，但到一八三六年国会结束时，他已是一个全国闻名的、最有影响的政治家。科苏特的这巨大成就应归功于他编写的《国会报道》。为了避免新闻检查，《国会报道》是手抄的，由国会青年派复写出版。数量虽然只有四、五十份，但它们被分发到四、五十个州的时候，是可以左右这些州的社会舆论的。国会闭幕后，反动派转为公开的进攻，对国会青年派领导人一个接一个进行起诉，科苏特·拉约什也于一八三七年被捕入狱。但政府的反动行径只是促进了人民对政府的仇恨和要求改革的思想的迅速发展，逐渐酝酿了革命的风暴。

《信誉之债》中的主人公阿伦法·洛伦德，正是当时组织秘密手抄和传播这种《国会报道》的一个学法律的青年学生。关于那个时代的象洛伦德这样的青年，约卡伊在小说中专门引用了一位历史学家的评论，说：“这些青年一般都非常严肃认真，富有爱国感，为捍卫自由和民族尊严，斗志高昂，意气奋发。在我们国家里，生动地表现出来的新趋势，都在他们那种激烈、易感的天性和崇高的理想上反映了出来……当时所流行的无聊的游戏、无意义的或放荡的娱乐都被摒弃了，而代之以认真的读书、收集资料、调查时事。他们有自己的见解，而且经常会旁若无人地表达

出来。”洛伦德不仅是属于这个特定时代特定环境的一个青年，而且他本身长得魁伟高大、气宇轩昂，“生来就具有战士的一切素质；”“超人的勇气、强壮的体力、沸腾的热血和一颗从不畏缩的灵魂。”象这样一个人，本来应该是时代的英雄、国家的精华、群众的领袖，可是，他在匈牙利却只是落得悲惨的遭遇和痛苦的一生。在一八三六年反动势力猖獗反扑，开始逮捕和迫害进步人士时，他由于同学好友佩皮·盖利的出卖和告发，不得不仓促出逃，长期隐姓埋名到偏僻乡间的一个亲戚家匿居；而在出逃前夕，在进行“美国式的决斗”时，由于盖利施了卑鄙可耻的花招，使洛伦德又受到十年之后必须自杀的信誉诺言的约束；同时，洛伦德还长期蒙受拐逃有夫之妇的不白之冤；后来不得不遭到他钟情的一个姑娘的轻蔑丢弃；在精神备受摧残的乡间劳动中，他最后与吉普赛人的美丽女儿吉布拉苦难相爱，但在行将结婚和获得“解放”的前夕，他的新娘又在恶势力的刀下丧生。最后，洛伦德虽然在弟弟德西的帮助下揭穿了盖利十年前的卑鄙骗局，杀人凶手也得到了应有的报应，但饱经折磨的洛伦德，对人世已心灰意懒，带着装了他死去的新娘的棺材回到老家后，又上战场去为了寻求“光荣的死亡”而不得，只好在对生活的厌倦中默默度过了他的余生。

“一个生命浪费掉了！”一个本来可以为国家为民族作出有益贡献的有用之材，由于反动派的迫害和邪恶小人的作弄，经过十年的精神折磨和种种刺激，意志消沉，精神萎靡，最后，在乡下的园子中被一只蜜蜂在太阳穴上蛰了一口，溘然去世了。这岂仅是个人的不幸，而不是国家的悲哀？！匈牙利为反对异国的压迫和寻求内部的改革，进行了几个世纪的长期斗争，一方面人民固然受到了锻炼，一方面人民力量也几乎消耗殆尽。为了从中汲

取教训，在约卡伊看来，内部存在着象萨沃尔盖和盖利这样虚伪、阴险的无耻之徒，无疑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正因为如此，《信誉之债》不仅仅写了代表三十年代青年的洛伦德这个失败的优秀人物，而且写了属于上一代的、洛伦德的父亲的同样命运。他父亲同样是个正直、高贵和热心肠的人，是当时青年人的理想典范，但由于受卑鄙小人的摆布，自己又囿于信誉之约，在这部小说开场的第一章就突然饮弹自尽了；洛伦德的一生，不过是重蹈了上一辈人的人生之路的覆辙。这对国家、对民族和对个人都是多么沉痛的悲剧！

约卡伊把歌颂洛伦德和揭露盖利这样两种人看作是自己的创作职责。他在纪念自己从事创作活动五十周年写的一篇文章中的下列这段话，可说为他的这种主张作了明确的注释。他说：“……我亲眼见过许多真实生活中的悲剧；见过许多奇特的现象，后来证明都是民族的特点。我必须使自己相信荣誉、人道和诚实是我们民族的本质，也是文明社会的基础。凡是不符合这些标准的都是例外。在公众生活中我也见过卑鄙和丑恶的行为，我从来没有放过指责它们的机会。”在《信誉之债》中，他很好实践了自己的这种意愿。

约卡伊的创作方法充满浪漫主义色彩，但是“浪漫主义”这个词不足以说明他的小说的基本特征。他辨别某一社会的基本矛盾的方法，对比进步和反动的方法，都是批判现实主义的。他明确地拥护进步力量和人道主义，主张科学，反对迷信，相信人类的进步是不可限量的，这些都决不是浪漫主义的特色。

他的浪漫主义主要表现在对情节的安排和人物的刻画方面。他写的小说往往故事紧张离奇，事态发展出人意外，环境描写异常夸张，刻意追求戏剧效果。如《信誉之债》中，洛伦德的父

亲在即将到乡间度假的欢乐的前夜，突然开枪自杀；洛伦德去投亲途中，在小酒店内碰到强盗和贵妇人的奇怪搏斗，洛伦德举枪瞄准强盗时，贵妇人又突然惊恐地板下洛伦德的手枪等等情节，看去觉得未免有些造作结构，偶然巧合，不可思议，但由于作者描写这些细节总是绘声绘色，形象生动，文字又总是保持着一种清晰、优美的情调，因此，阅读中往往已使人获得一种真正的艺术享受，而在作品的这种情节大起大落，跌宕多姿中，更有一种紧紧攫住读者心灵的欲知究竟、解开悬念的吸引力，吸着他只想一口气地看下去。在刻画人物形象时，作者往往是寻出其显著的特征，加以夸张描写，把好的渲染得过分的好，把坏的说得过分的坏，并且往往让主人公恩恩仇仇，好有好报，恶有恶报，如洛伦德、德西和盖利、萨沃尔盖，竭力创造出让人效法或鄙视、欢呼或嘲骂的对象，这固然是明白表达了作者的善恶观，作品也往往能产生较为易见的感染力，但因此也无疑忽视了对人物性格的多方面刻画，人物形象就不可能丰富多姿和具有立体感了。

约卡伊的作品，有它自己的优点和缺点。他活着时，备受人们的称赞和谩骂。但他死后八十年，到底还是以他的令人难忘的描写天才被人们公认为匈牙利最伟大的小说家。这主要是他所表现的始终是爱国家、爱人民、爱进步的观念。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是“胜利地和当代最伟大的英雄一道前进”的。通过他的丰富浩繁的作品，我们真正看到了匈牙利几个世纪的风土人情。他的作品，在全世界各国早就有二百多种译本，我国在二十年代也就有了文言文的译本，解放以后，特别是最近几年，他的几部代表作更是相继陆续出版，因此，他也是我国读者最熟悉的一位匈牙利作家。相信这部《信誉之债》也同样会受到读者欢迎。

1984年8月

# 第一章

## 德西迪里厄斯的日记

当时，我才十岁，哥哥洛伦德十六岁；我们亲爱的母亲还很年轻，而父亲，我清楚地记得，不超过三十六岁。在我们这一家人中，还有我们的祖母，当时大约六十岁光景；她有一头挺好看的浓发，雪白雪白的。童年时，我常常想，长这样秀丽的白发的人，一定是深得天使们的喜爱的；并且总是孩子气十足地相信，一个人头发变白，是由于生活快活，称心如意的缘故。

确实，我们从来没有什忧愁；我们全家人好象订有一个秘密盟约：每个成员都要尽可能使别人高高兴兴，减少忧愁。

在我们家里，我从来没听到过争吵。从来没看到过一张发怒的脸，从来不生隔夜气，从来没有真正责备的眼色。我的母亲、祖母、父亲、哥哥和我，好象都相互了解，只想在表现情爱上超过对方。

说实在的，在全家人当中，我最爱的还是我的哥哥。诚然，假如有人来问我，要是四个人当中，我必须跟三个人断绝关系，只能为自己留下一个人，我将挑哪一个，那我是会拿不定主意的。不过，只要我们能仍然待在一起，一直待到无穷无尽的永远，我们之间没有生离死别，我们这种心满意足也不受到侵犯，那样的话，要我为自己挑一个终生密友，我只挑我的哥哥。他对我是

这样好。他长得棒极了。我认为，全城不可能有比他更棒的人了。他的同学们都怕他的拳头，从来不敢碰撞他；尽管他的外表并不雄赳赳；他的身子相当单薄，长的是一副温柔的女孩子相。

即使现在，我也几乎不能不提到他。

如我所说，我们一家人都很幸福。我们吃穿不愁，住的是一幢很舒适的漂亮房子。还有好多仆人。衣服旧了总有新的衣服来替换，至于朋友嘛——那一群群欢乐的人，到了与本人同名的圣徒纪念日<sup>①</sup>之类的喜庆日子里，都会在这幢房子里喝酒作乐，笑笑闹闹，响彻屋宇，这就足以证明，朋友有的是。从人们到处都恭恭敬敬地向我们点头问好的情况来看，我认为大家都对我们怀有一种深深的敬意。

我父亲是一个严肃的人，一向沉默寡言。他脸色苍白，眉毛浓密，蓄了一把长长的黑胡子。有时候他会蹙起眉毛，那我们就很害怕；不过他总是说，谁都不用怕他；一年之中，他难得有一次会对人怒冲冲地望上一眼。话虽这么说，我却也从来没见过他高兴的时候。在我们举行最欢乐的宴会时，客人们为有趣的嬉谑而笑声不绝，他也总是坐在桌子的一端，好象什么也没听到。要是亲爱的妈妈亲昵地靠在他的肩上，或者洛伦德吻他的脸，或者，要是我猴在他的怀里，孩子气地向他提出一大堆难以回答的问话，这时候，他那双美丽的、忧郁的眼睛就会闪射出一种难以形容的情爱，流露出那样迷人的温馨！但是，他任何时候都不会露出笑容，谁也不可能引得他哈哈大笑。

有的人一杯落肚，或者心里高兴，就会关不住嘴，变得喋喋不休，把窝在心底里的话全兜出来，谈过去，讲未来，瞎扯一通，

---

① 在匈牙利，人们庆祝与本人同名的圣徒纪念日，也许比他们的生日还要隆重。

大吹其牛。而我父亲可不是这样的人。不，他从来不说废话。我们家里还有一个人，也同样很严肃，那是我的祖母；她同样难得开口，同样谨慎地不皱一皱她那双当时已经变白了的浓眉；同样谨慎地不说一句气话；同样地不会笑一笑，甚至不会露个笑脸。我常常注意到，她那双眼睛老是直望着我父亲的脸；有时候，我发觉到自己心里竟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孩子气的想法：我的父亲的举止行动所以这样严肃，都是因为他知道他母亲在注视着他的缘故。要是他们的眼光偶尔相遇了，那看来象是他们都发觉了对方的思想——某一种他们正护卫着的一直埋在心底的思想；我常常看到，我父亲跟我们坐在一起，总是那样心不在焉，几乎没有觉察到我母亲、洛伦德和我都在他身边，这时，我祖母就会放下她长年不断地编结着的毛线，向父亲走过来，充满感情地抚慰他一番；她会吻他的脑门，而他的脸色也就似乎一下子变了：变得更加温柔，并开始跟我们谈天；于是，祖母就再吻吻他，又回去编结毛线。

这些小动作我都是现在才回想起来的，当时，我却并没有发觉有什么异常之处。

有天晚上，父亲心情特别好，我们一家子人见了都感到很惊奇。他对我们每个人都非常亲切和蔼；他跟洛伦德谈了好久，问了他的功课，对他还不大懂的课目指点了一番；把我抱在他的膝上，轻轻摩着我的头；用拉丁文向我提了几个问题，称赞我回答得正确；对我们亲爱的母亲吻了好几次，吃过晚饭，还讲了几个有趣的故事。当我们开始听得笑起来时，他也笑了。看到我父亲竟然笑了，这在我是多么开心啊。这是多么新奇的事情，我简直高兴得发抖了。

只有我们的老祖母依然很庄重严肃。父亲的脸色越开朗，她

那副白眉毛却就蹙得越紧。她的眼睛始终直定定地盯着我父亲的脸；每次他笑眯眯地抬头望望她，她那老年人的身躯就会一阵冷颤。见到父亲那副反常的高兴劲，她不能不加评论了。

“你今天多开心啊，我的儿子！”

“明天要带孩子们到乡下去了。”他回答道，“想到这件事，我总感到挺高兴。”

“我们要到乡下去了！我们听了也挺高兴。我们都向父亲跑了过去，为他的好心而吻了他；他的这个诺言使我们多欢喜呵！他的脸色表明，他对这一点很清楚。

“现在，你们该早点去睡了，免得早晨睡过头；马车天亮就来。”

上床去那是太容易了，可当一个人还是个小孩子，又知道就将给带到乡下去了时，要倒头就睡着可就难了。我们在离城不远的地方，有一幢又美丽又舒适的房子；我哥哥也象我一样，很欢喜上那里去。母亲和祖母是从来不同我们一起去的。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她们说，她们不喜欢那个乡下地方。我们对这话实在感到惊奇。会不欢喜到乡下去——到田野里、到繁花遍地的牧场上逛逛，吸吸芳香的空气，牧养一种美丽的、机灵的和有用的家畜？世界上会有不爱这种事的人吗？孩子，我知道是没有的。

我哥哥最感兴趣的是打猎。他会一直进入森林和芦苇丛里去！他会打中那么美丽的绿脖子的野鸭。他会给我带回家来那么多五颜六色的禽蛋。

“我也要跟你一起去，”我说。

“不，你会交霉运的。你可以留在家里，在花园的溪里钓钓鱼，抓些很小的小鱼。”